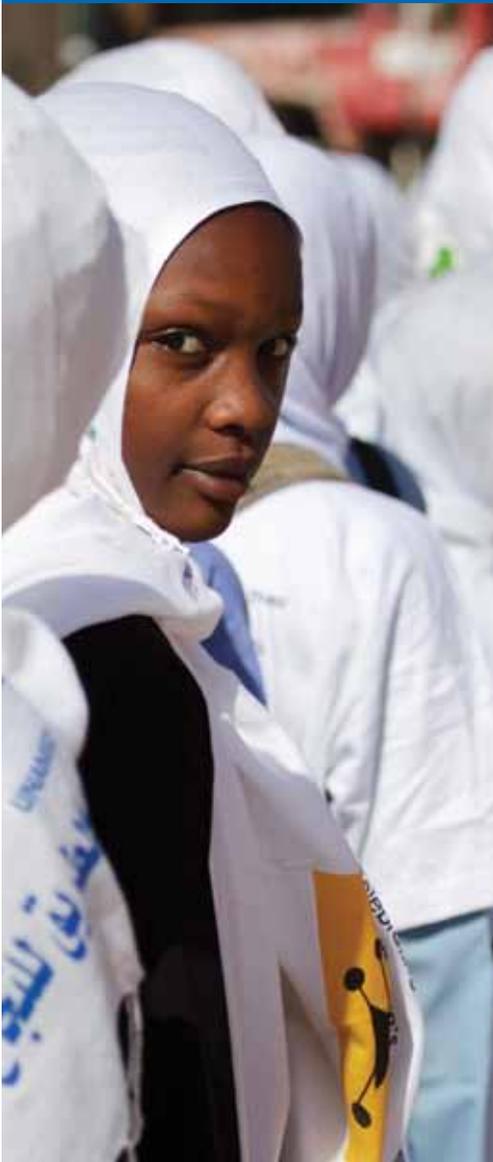


目标3

促进男女平等 并赋予 妇女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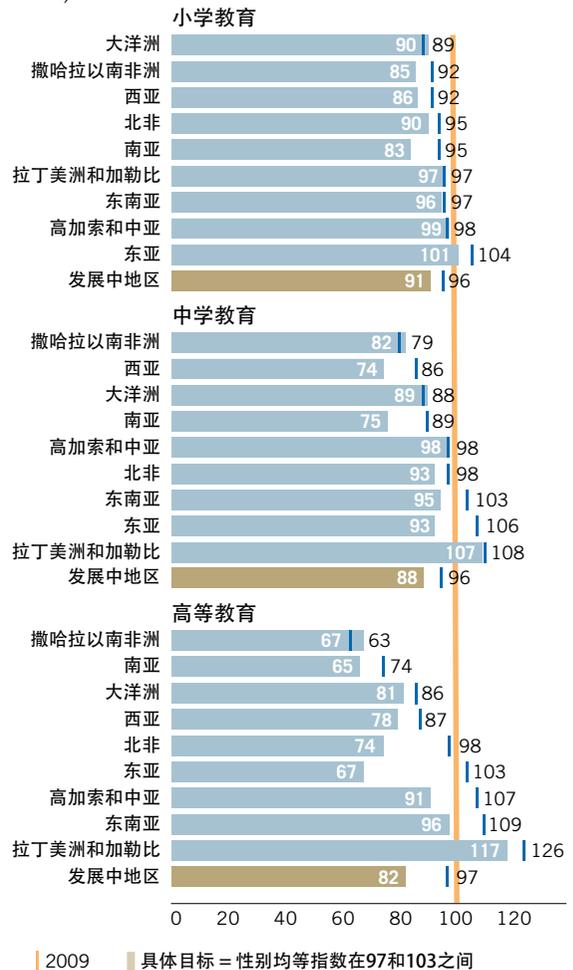


具体目标

争取到2005年消除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中的两性差距，最迟于2015年在各级教育中消除此种差距

女孩所受教育取得进展，但获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在许多地区依然存在

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性别均等指数(女孩相对于男孩的入学率)，1998/1999年和2008/2009年(每100个男孩所对应的女孩人数)



在发展中地区，2009年，每100个上中小学的男孩对应96个女孩。这比1999年显著改善，1999年的比率分别为91和88。

然而，只有三个地区，高加索和中亚、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以及东南亚，取得了小学教育中的性别平等（定义为性别平等指数在97和103之间）。特别是在东亚，小学女生略多于男生。在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地区，女孩获得教育权利的进展仍然落后，在北非、大洋洲、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亚，在女童成长的最初几年中平等地接受教育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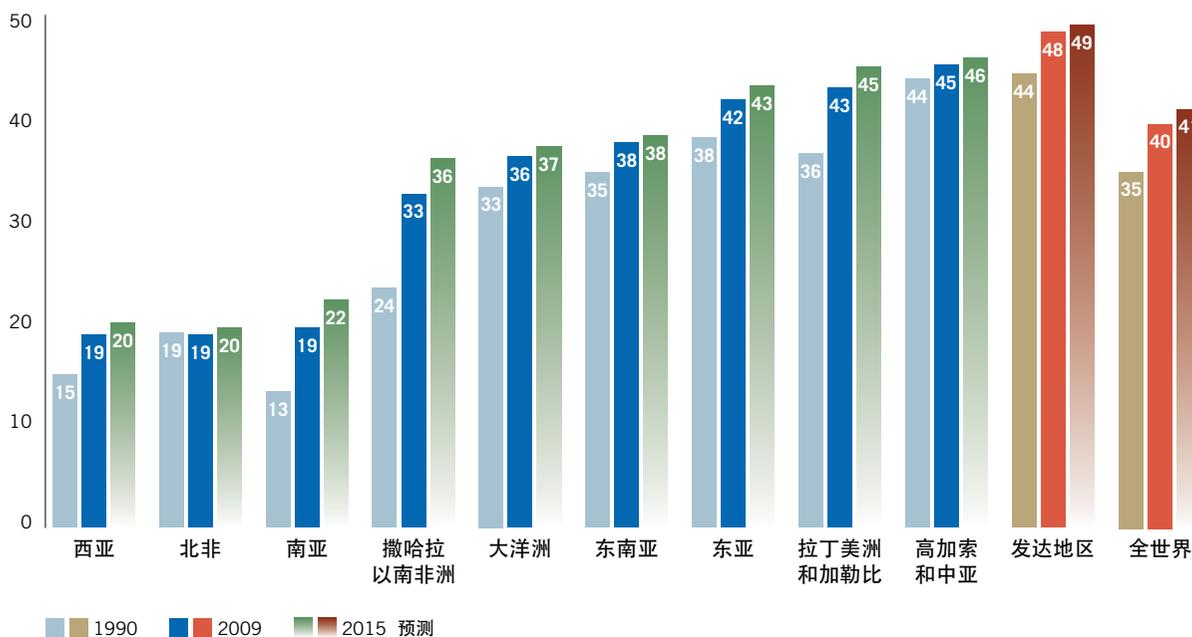
在中学教育方面，高加索和中亚、北非和东南亚已实现了性别平等。然而，在大洋洲、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亚等地区，女孩仍然处于明显

的劣势。与此相反，在东亚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中学女生入学人数已超过了男生。

在高等教育方面，情况千差万别。在整个发展中地区，该项性别平等指数是最高的，每100个男孩对应97个女孩上学。但是，该项指标也隐含着最大的性别差距。在发展中地区，只有东亚和北非取得了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平等。入学率要么是男孩比较高，如大洋洲、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西亚；要么是女孩比较高，例如在高加索和中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东南亚。

在至少一半以上的所有地区，妇女获带薪工作仍然有很大差距

1990年、2009年以及2015年的预测，非农业部门就业者中的妇女比例(百分比)



世界范围内，妇女在非农业有偿就业的比例，从1990年的35%增加到2009年的近40%。然而，近年来由于2008-2009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进展放缓。

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取得了最大的改善，虽然妇女有偿就业的比例在南亚地区仍低于2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非农业有偿就业只占

男/女就业的一小部分，他们往往从事缺乏财政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工作。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这一地区的进展。

北非的情况实际上自1990年以来一直保持不变。在该地区以及西亚，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农业部门以外的带薪工作是由妇女担任。

妇女还没有看到2010年经济复苏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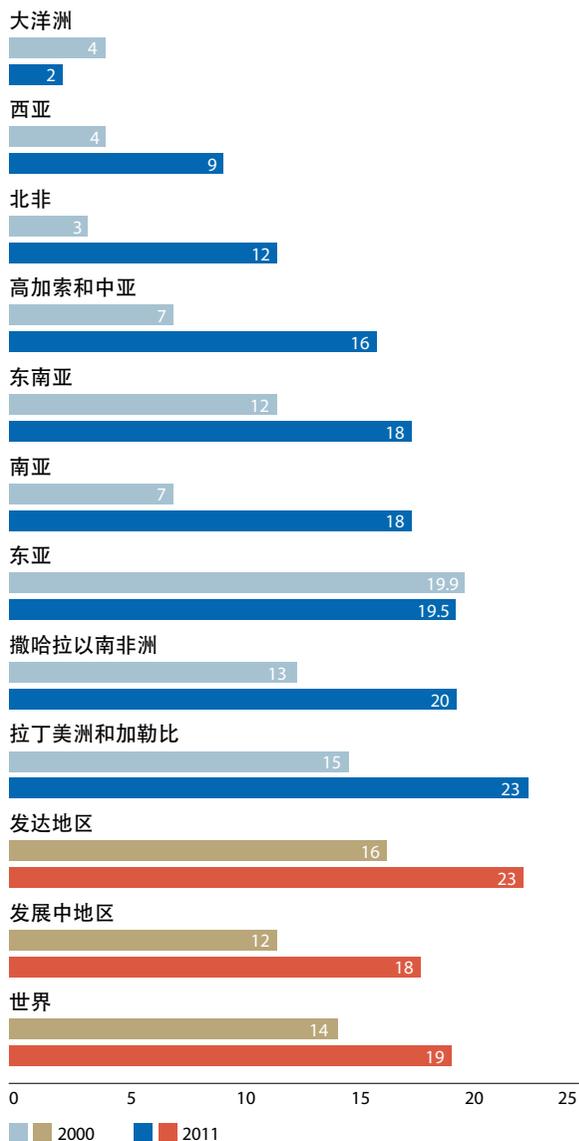
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不利影响，减缓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许多进展。就业下降、失业增加，千百万人由于太受打击无心继续寻找工作而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收入也受到了影响。

2009年危机发生时，男性失业率的增长速度比女性要快。2010年，世界经济开始复苏，男性和女性的失业率都开始下降。然而，男性失业率的下降速度比女性快。这一趋势，以及女性的失业率已经超过男性的事实，表明许多地区女性与男性的就业差距将不会很快消除。

同样，在2008-2009年期间就业显著下降以后，在2010年复苏期间发生的就业增长，特别是在发展中地区，女性仍比男性低。从事制造业的妇女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

议会中的妇女代表创历史新高，但仍令人汗颜地无法实现男女平等

2000年和2011年，妇女在议会单院或下院中所占席位比例(百分比)



尽管女议员的人数越来越多，距妇女和男子平等参与政治的目标还相差很远。截至2011年1月底，妇女在全球议会单院或下院的席位中占19.3%。这是一个历史新高。尽管如此，与1995年世界平均值11.6%相比，它证实了过去15年中缓慢进展的状况。

此外，各国之间妇女代表性差异巨大。2011年初，25个国家中妇女在各国议会单院或下院占30%或更多席位，其中七个国家的妇女占40%或更多的席位。一些国家已经实现了妇女在各级议会中的高参与率：卢旺达（56.3%）、瑞典（45.0%）、南非（44.5%）和古巴（43.2%）。与此相反，48个国家的妇女在议会单院或下院仅占10%以下席位。其中九个国家：伯利兹、密克罗尼西亚、瑙鲁、阿曼、帕劳、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所罗门群岛和图瓦卢，则根本没有女议员。

2010年，妇女只在一半的议会选举或连任中取得成果。最显著的进展主要出现在北非，那里的妇女在议会单院或下院的代表率，2010年至2011年从9.0%上升至11.7%。西亚也取得了进展，妇女在那里的议会单院或下院的代表率持续上升：从2000年的4.2%，升至2010年的8.8%，再到2011年的9.4%。即便如此，该地区各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此外，妇女的进步往往依赖于特殊措施。在巴林，只有一名女国会议员自动当选为下院议员。同时，巴林的上院中妇女占27.5%，但大多数是任命的。约旦目前有13名妇女在其下院和9名妇女在其上院，这归功于强化的配额制度。

在美洲，哥斯达黎加妇女继续掌权，占下院38.6%的席位。美国中期选举中目睹了有史以来最多妇女参选国会两院，但选举结果并没有产生重大进展。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最近也有所进展，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2010年都有所改善。布隆迪巩固了其妇女在议会下院中的代表地位，代表率从2005年的30.5%上升至32.1%，并在上院的代表大幅上升（由34.7%上升为46.3%），主要归功于配额制度。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妇女代表在无配额援助的情况下，从2006年的7.3%上升至2010年的18.2%。

在备受瞩目的选举年中，南亚和东南亚没有进展。在阿富汗，妇女在2010年的调查中保持很强的代表性，但这只帮助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女国会议员。东南亚女议员人数小幅下降，从2010年的19.3%降至2011年的17.6%。在菲律宾，妇女在上院失去阵地。在大洋洲，女议员的比例在2011年下降至只有2.3%。

配额安排和各政党所采取的措施仍然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在43个拥有30%或以上妇女代表的下院中，实施法定配额或自愿政党配额的占67%。

在领导方面，两个国家的议会第一次目睹了当选的女性议长：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世界范围内，议会中的妇女议长目前只占13.4%。2011年1月，只有10个国家有女性国家元首，13个国家有女性政府首脑。

配额不是影响妇女参政程度的唯一因素。选举制度以及对性别问题敏感的选举安排也是关键。2010年，许多政治职位的妇女竞选者受挫于缺乏媒体的报道和公开的露面的机会。训练有素和有资金支持的妇女候选人，以及各政党和政府的最高层的政治意愿是在世界各国议会克服性别失衡最重要的因素。